

[美] 罗伯特·凯克曼 杰·伯南希亚 著
梁涵 译

THE WALKING DEAD

州长的崛起
Rise of The Governor

行尸
走肉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行尸走肉：州长的崛起

The walking Dead: Rise of The Governor

(美) 罗伯特·凯克曼, 杰·伯南希亚 著

梁涵 译



The Walking Dead: Rise of the Governor
Copyright © 2011 by Robert Kirkman and Jay Bonansing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尸走肉：州长的崛起 / (美) 凯克曼 (Robert, K.) , (美) 伯南希亚著；
梁涵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133-0954-7

I. ①行… II. ①凯… ②伯… ③梁…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2071 号



幻想文库

行尸走肉：州长的崛起

(美) 罗伯特·凯克曼, (美) 杰·伯南希亚著；梁涵 译

责任编辑：陈曦

责任印制：韦舰

封面设计：@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11.5

字 数：276千字

版 次：2012年12月第一版 201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954-7

定 价：32.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致珍妮·B，乔伊、比尔……你们是我生命中的挚爱。

——杰

索尼娅、彼得，还有克里蒂，我向你们保证，等供你们读完了大学，我就不会经常忙于工作了。

——罗伯特

致谢

我想对罗伯特·科曼、布兰登·迪尼恩、安迪·科恩、大卫·阿尔伯特、斯蒂芬·艾马利，以及所有在我创作此书过程中向我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人们，表示特别的感谢。

——杰

我对杰·博纳辛加、阿尔伯特等人的大力支持，以及映像漫画与查理·埃德拉德的英明决策，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在此向罗森曼、罗森鲍姆、西蒙尼恩、勒纳，当然还有布兰登·迪尼恩，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罗伯特

目录

1	第一章 空心人
121	第二章 亚特兰大
243	第三章 混沌理论

第一章 空心人 ——

死亡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任何人都
可以轻易做到。

——约翰尼·罗顿

1

布莱恩·布莱克正蜷缩在散发着霉味的黑暗中，内心的恐惧压迫着他的胸膛，膝盖处感到一阵一阵的疼痛。如果他有两双手就好了，多出来的一双手就可以捂住他自己的耳朵，那样就听不到外面那些腐烂的人头发出的声响了。不幸的是，他只有一双手，而这双手现在也没闲着，它们正捂在身边小女孩的耳朵上，他们两个正躲在衣柜里。

他怀中七岁大的小女孩，被衣柜外面断断续续传来的拍打声吓得浑身战栗。外面突然静了下来，只听到靴子踩在沾满血迹的瓷砖上发出的黏稠的脚步声，还有门廊处传来的低语。

布莱恩没忍住，又开始咳嗽起来。他已经感冒好几天了，关节炎和鼻窦炎这些老毛病也发作了。每年秋天，佐治亚州的天气一变得阴冷潮湿起来，这两个“老朋友”就会如期而至。湿气似乎渗进了他的骨头，耗尽了他的精力，让他连呼吸都变得困难。现在，他每咳一声，发烫的胸口就会感到一阵钻心的刺痛。

又一阵干咳震得他几乎弯下腰来，大口喘着气。虽然一直在咳，但他的手还是捂在小潘妮的耳朵上。他知道自己弄出的响声会引来柜门外那些东西的注意，甚至房子周围的那些东西都会被它引来，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每咳一次，他都会眼冒金星，仿佛黑暗中烟花绽放出的点点火星从他的眼前飞过。

这座衣柜只有四尺宽，高度大概只有三尺左右。柜子里漆黑不见五指，还充斥着樟脑丸、老鼠屎和老杉木混杂在一起的怪味。悬挂在柜子里的塑料衣袋在布莱恩的脸上扫来扫去。弟弟菲利普曾告诉他，在柜子里咳嗽不要紧。事实上，布莱恩简直可以把肺咳出来——这肯定会引来外面那些怪物——不过他不想把感冒传染给菲利普的小女儿。要是菲利普知道了，准不会放过他的。

咳嗽的冲动终于平息了下来。

片刻过后，又一阵笨拙的脚步声打破了衣柜外的寂静——又一只丧尸在向这边逼近。布莱恩捂在潘妮耳朵上的手又紧了一些，小女孩被外面再次奏响的“开颅 D 小调”吓坏了。

衣柜外传来的声响让布莱恩·布莱克似乎回到了以前的日子。那时的他经营着一家生意惨淡的音乐用品商店。如果让他描述一下现在的感受，他会告诉你，衣柜外传来的头骨开裂的声音简直就是地狱里的打击乐器交响曲——像极了埃德加·瓦雷兹^①迷幻音乐剪辑，或是约翰·博纳姆^②嗑药后的击鼓独奏——重复着同样的节奏与旋律：人类沉重的呼吸声……丧尸蹒跚的脚步声……挥动斧子的声音……斧子砍进身体，碰到骨头的邦邦声……

曲终的结束音，是湿乎乎的重物倒在布满黏稠血迹的地板上发出

①埃德加·瓦雷兹（1883—1965），法裔美国作曲家，被尊为“电子音乐之父”。

②约翰·博纳姆（1948—1980），英国鼓手、作曲家，因做为齐柏林飞船乐队的鼓手而知名。

的啪嗒一声。

又一次中场休息让发着烧的布莱恩感到背脊一阵发凉。衣柜外面再次恢复了平静。他的眼睛已经逐渐适应了四周的黑暗，借着微光，他看见黏稠的动脉血从柜门下方渗了进来，看起来像是汽车润滑油。他轻轻地将小侄女从蔓延着的血迹旁拉开，把她推到靠着柜子后壁的靴子和雨伞边上。

潘妮的牛仔裙边缘沾到了地上的血迹。她连忙将自己的裙子抓起来，发疯一样揉搓着那块血污，好像生怕沾上它就会被感染似的。

又一阵咳嗽的冲动让布莱恩痉挛着弯下腰去。他强忍住冲动，往肿痛的喉咙里咽了一口唾沫，紧紧搂住身边的小女孩。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想保护自己的小侄女，想轻声安抚她，可是，安抚的话，他一句也想不出来。

小女孩的爸爸——菲利普肯定知道此时该说些什么。他总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就像现在，他在外面和鲍比、尼克一起，做着他们该做的事。而布莱恩则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蹲在黑暗之中，不知道该对自己的小侄女说些什么。

虽然布莱恩·布莱克是菲利普的哥哥，但奇怪的是，他却总是比弟弟更软弱。即使穿着鞋，布莱恩的身高也还不到五英尺七英寸，皮包骨的身材，瘦得像个稻草人，就连身上的黑色直筒牛仔裤和破旧的T恤衫都撑不起来。他留着山羊胡，戴着一根绳编手环，一头伊卡伯德·克莱恩^①似的浓密黑发，完全是一副被困在彼得·潘永无岛上的三十五岁波西米亚流浪者的尊容。此刻，他正跪在充斥着樟脑丸气味的衣柜里。

①伊卡伯德·克莱恩是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著名短篇小说《睡谷的传说》里的主人公，是一名小学教师。

布莱恩往嘶哑的喉咙里吸入一口气，低头看了看满眼无辜的小潘妮。躲在漆黑可怕的衣柜里的她，一脸惊恐，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这孩子一直是个很安静的小女孩，额前漆黑的卷发挡住了她那双大眼睛，皮肤如瓷器般白皙光滑，这让她拥有了天使般的面孔。然而，自从她母亲去世后，她就变得越发内向孤僻了，原本白皙的皮肤也变得更加苍白，甚至到了半透明的程度。

最近三天，她几乎一言不发。当然，这三天她经历了太多太多——心理创伤对孩子们的影响和对大人的是不同的——可布莱恩担心的是，潘妮或许会陷入惊吓过度的状态。“不会有事的，孩子。”布莱恩轻声安抚着她，话语却被他轻微的咳嗽打断了。

她低头盯着地板，喃喃地说着什么，一滴眼泪从她脏兮兮的小脸上掉了下来。

“怎么了，小潘？”布莱恩紧紧抱住她，擦去她的泪水。

她又嘟囔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布莱恩勉强听清她在说什么。那声音更像是咒语或是祷告之类的话：“永远都不会没事的，永远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

“嘘……”他抱着她的头，温柔地让她靠在自己皱巴巴的T恤衫上，他能感到靠在他肋骨上的女孩脸上又湿又热。这时，他听到衣柜外又传来一声斧子砍在头颅上的巨响，锋利的斧尖穿过头皮，插进坚硬的颅骨内，穿透硬脑膜，进入了大脑枕叶中灰色胶状的脑浆里。

那响声听起来就像是棒球棒打在一个湿乎乎的棒球上似的，血液溅到地板上，发出湿拖把甩在地板上似的声音。接着是“砰”的一声。尸体倒在昂贵的瓷砖地上，发出空洞而黏稠的一声巨响。奇怪的是，这才是最让布莱恩感到恐惧的时刻。房间里的瓷砖是专门定做的，经过了精细的镶嵌加工，设计成阿兹特克图案的风格。这是一座很精致

的房子……至少，曾经是。

外面的声响再次平息下来。

接着又是可怕而难熬的寂静。咳嗽的冲动就像点着了鞭炮一样一触即发，可布莱恩还是努力压制住了这股冲动，这样他才能听到衣柜外那些呼吸声的微弱变化，还有踩过地板上黏稠积血的蹒跚脚步声。可现在，一切又恢复了死寂。

布莱恩感到怀中的孩子身子一僵——小潘妮缩成一团，等待着斧头再次落下的声音——可外面仍是一片死寂。

就在仅仅几英寸外，突然传来子弹上膛的声音，接着是衣柜的门把手扭动的声音，布莱恩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柜门缓缓地打开了。

“好了，我们没事了。”一个男中音响起，只见一个男人弯腰向衣柜里探着头，一股威士忌混杂着香烟的气味扑鼻而来。说话的人在黑暗中眨了眨眼睛，涨红的脸上淌着汗珠，显然是刚和一群丧尸结束战斗。此人正是菲利普·布莱克，他粗壮的大手里握着一把骇人的利斧。

“你确定？”布莱恩问道。

菲利普没有理睬哥哥，只是低头盯着自己的小女儿。“没事了，宝贝儿，爸爸好好的呢。”

“你真的确定吗？”布莱恩咳了一声，再次问道。

菲利普看了看哥哥。“你就不能闭嘴吗，老兄？”

布莱恩喘着气说：“你确定外面没事了？”

“宝贝儿？”菲利普·布莱克对小女儿柔声说道，他操着慢吞吞的南方口音，掩饰着眼中正逐渐熄灭的残暴凶猛的火苗，“你先在这儿待一分钟，好吗？你先待在这儿，爸爸过一会儿会来叫你出来的，明白了吗？”

脸色苍白的小女孩微微点了下头，虚弱地表示自己明白了。

“老兄，你出来，”菲利普把哥哥从衣柜里叫出来，“你来帮我把外面弄干净。”

布莱恩挣扎着站起身来，拨开衣柜里挂着的衣服钻了出来。

刚从黑暗中出来，门廊里刺眼的灯光晃得布莱恩直眨眼。他凝视着四周，咳嗽了两声，接着又向周围望去。第一眼看上去，这里是一座殖民地风格的双层别墅。宽敞的门廊里装着精美的铜吊灯，将屋里照得灯火通明。可如今这里却被丧尸搞成了一片地狱的模样。蓝绿色的石膏墙壁上，溅满了茄子紫的长条状污渍。墙边的护壁板和线脚上满是黑色和猩红色的污迹。接着，映入布莱恩眼帘的是躺在地板上的尸体。

六具尸体躺在血泊中，双手交叉在胸前。还未干透的血迹、斑驳的铅灰色皮肤、残缺不全的颅骨，尸体的惨状已经让人看不出它们的年龄和性别。其中个头最大的那具躺在一摊胆汁里，它旁边就是宏大的旋转楼梯。还有一具尸体，它生前大概是这座房子的女主人。或许她曾是位热情的女主人，会请人们吃她亲手做的脆皮桃子馅饼，展示南方人特有的好客之道。而此时，她躺在精美的白色雕花地板上，身体肮脏扭曲，颅骨的缺口处流出生了虫的脑浆。

布莱恩感到一阵恶心，不由自主地干呕起来。

“好啦，伙计们，我们开始干活吧。”菲利普对他的两个好朋友尼克、鲍比，还有他哥哥说道。可布莱恩除了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几乎什么也听不到。

他又看了看倒在起居室门口的另外几具尸体——过去的两天里，菲利普开始管它们叫“回锅肉”——门口的深色护壁板已经擦干净了。它们或许是原来住在这里的十几岁孩子，或许是被这里的丧尸咬后感染的客人。在它们身下的地板上，是动脉血管喷射出的斑斑血迹。其

中一具尸体，已分辨不出是男是女，凹陷的头颅活像个汤洒了一地的平底锅，尸体的脑袋还在不停地涌出猩红色的血水，血水在地板上蔓延着，就像关不上的消防栓。另外几具尸体的头上还插着几把小短柄斧，斧尖插得很深，仿佛登山者第一次成功登顶后插在峰顶的旗帜。

布莱恩连忙用手捂住嘴，好像这样就能压制住他食道里呼之欲出的食物。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拍打他的头顶，像是只飞蛾在他头上扑扇着翅膀。他抬头望去。

血水从头顶的枝形吊灯上滴了下来，其中一滴正好落在了布莱恩的鼻子上。

“尼克，你怎么没拿点儿我们之前看到的防水布——”

布莱恩一下子跪在地上，弯下腰狂吐不止。冒着热气的呕吐物混杂着黄褐色的胆汁在瓷砖上蔓延开来，和腐尸的痕迹融为一体。

泪水从他的眼中涌出，借着呕吐，他终于将四日来累积在心中的压抑释放了出来。

菲利普·布莱克放松下来，叹了口气，体内的肾上腺素一直让他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有那么一会儿，他连走到哥哥身边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放下手中沾满血迹的斧子，翻了个白眼。这么多年来，他从没在哥哥面前翻过白眼。可菲利普还能怎么办呢？这该死的家伙是他的家人，家人就是家人……尤其是在现在这种特殊时期。

兄弟俩长得很像——菲利普对此也很无奈。虽然他身材修长，健壮有力，有着像工匠一样发达的肌肉，但菲利普身上也有着和哥哥一样的忧郁特质，一样的杏仁眼，一样漆黑的头发，这是从他们墨西哥裔母亲身上继承的。萝丝妈妈婚前姓加西亚。他们的父亲名叫艾

德·布莱克，是个高大粗俗的苏格兰—爱尔兰裔酒鬼。和父亲相比，两兄弟明显长得更像母亲。不过比布莱恩小三岁的菲利普显然继承了父亲一身强壮的肌肉。

他身高六英尺多，穿着褪色的牛仔裤，一双工作靴，上身是一件格子衬衫，留着傅满洲^①式的胡须，身上有一个在监狱里留下的摩托车车手文身。他正打算去看看还在干呕的哥哥，说不定等他平静下来后会嘲笑他几句。这时，他听到从门廊那边传来了一阵他不想听到的声音。

菲利普高中时的老朋友鲍比·马什正站在楼梯脚下，用穿在身上的加大号牛仔裤擦着斧尖上的血。鲍比今年三十二岁，身材魁梧，大学三年级时退了学，一头油腻的棕色长发在脑后梳成一个马尾辫。他的体形算不上真正的肥胖，但肯定超重了，他在伯克郡高中的同学们都管他叫胖子。看到布莱恩呕吐的样子，他神经质地发出咯咯的笑声，肚子上的肉笑得直抖。那笑声无趣而空洞——鲍比不能自控地抽搐起来。

三天前，鲍比就成了这副鬼德行。那时丧尸才刚刚开始出现，其中一个从奥古斯塔机场附近的一家加油站里的维修车间缓缓走了出来。那家伙曾经是名加油站工人，身上的工作服已经被血浸透了，鞋上粘了一长串卫生纸，拖着沉重的步伐从隐蔽处走了出来。要不是菲利普冲过去用铁锹把丧尸击倒，鲍比肥厚的脖子就成那家伙的盘中餐了。

那天的遭遇，还有菲利普对着丧尸脑袋那漂亮的一击，让鲍比落下了咯咯笑的毛病，他还不停地唠叨着：“老兄，肯定是水的问题，就跟该死的鼠疫一样。”这无疑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可当时菲利普根本

^①傅满洲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号称是世上最邪恶的角色。

布莱恩慢慢平静了下来，用手背擦了擦嘴。“你……你确定这儿安全了？”

“我确定。”

“你真的确定？”

“真的。”

“你每个地方……都搜过了？地下室之类的都搜过了吗？”

“是的，长官，我们都搜了。所有的卧室……连阁楼都搜过了。最后那家伙是听到你该死的咳嗽声跑出来的，你那声音简直能把死人吵醒。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鲍比的下巴刚刚差点儿成了她的午餐。”

布莱恩痛苦地吞了一口唾沫，感到喉咙里一阵刺痛。“这些人……它们……原来住在这里……”

菲利普叹了口气。“如今再也不是了。”

布莱恩四下打量了一下这个房子，然后抬头盯着弟弟。泪水弄湿了他的脸。“可它们曾经……就像家人一样。”

菲利普点点头，没说话。他真想耸耸肩对哥哥说，这他妈又怎样呢？但他只是继续点了点头。他脑袋里想的不是自己刚刚干掉的丧尸一家，也不是这三天来复仇般麻木疯狂的“杀戮”，那些被他干掉的家伙，不久前还是陪着孩子踢足球的妈妈、送信的邮差，还有加油站里的工人。布莱恩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还在纠结那些该死的知识分子眼中道德与伦理的区别：从道德层面上来说，我们绝不该杀人，但从伦理层面上讲，两者间又存在着微妙的区别。如果仅仅是出于自卫的目的，杀人也无可厚非。但菲利普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杀人——你没法杀掉那些已经死去的家伙，你所做的只不过是像碾死虫子似的将它们干掉，然后接着前进，不需要想太多。